

海盗传说

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



霍华德·派尔 著

刘秋娟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霍华德·派尔 著 刘秋娟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传说 / (美)派尔著;刘秋娟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1

(英沙半岛系列读物. 欧洲传奇系列小说)

ISBN 7-5012-2734-9

I. 海... II. ①派... ②刘...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221 号

策划: 英沙半岛工作室 北京伟睿达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原著: 霍华德·派尔

翻译: 刘秋娟

责任编辑: 李福特

美术设计: 东西

排版制作: 世知萨隆文化交流中心机房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网址: www.es123.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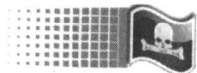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2-2734-9/I·186

定价: 16.80 元







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

“Hi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 电影《魔戒》开篇的经典之句，暗示了神话、传奇与真实历史的演变关系。从幻想中的奇幻大陆、魔法世界，传说中的王国、领土和人神战争，到流传至现代的一些特殊的宗教和民俗仪式；从奇异的神仙、精灵、怪兽、巫师、吸血鬼、神秘的游侠骑士、海盗以及英勇的探险家和寻宝者，到遗留至今今天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不解之谜……欧洲大陆的历史演变过程在真实和虚幻中与各类神话和传奇盘根错节，构成了炫丽富饶的西方文化世界，并且始终作为欧美文学及影视创作的取材宝库，不仅影响了欧美一代代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也使包括我们东方人在内的异国读者被这些宏大画卷深深吸引，甚至产生置身其中的渴望。

幻想、传奇、文化，正是英沙半岛—欧洲传奇系列读物的主题，旨在为国内读者推出一份份不容错过的欧美民间文化大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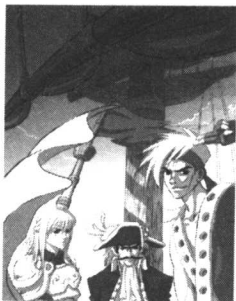




布兰德船长的幽灵

2

少年巴纳比因为有个当过海盗船长的爷爷，从小受尽小伙伴们的嘲讽，其实他的爷爷船长早在巴纳比 1 岁时就被谋害了。有一天巴纳比意外地收到了一个神秘的便条，按便条指引，他踏上了一段替祖父昭雪的冒险旅程。最终巴纳比不但得到了本该属于自己家族的财宝，还收获了一段意外的爱情……



摩根船长的营救行动

29

16 岁的哈利慕名加入了摩根船长的新兵招募队伍，想要跟随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一起去探险。他很快参加了一次终身难忘的战斗：海盗在圣加达利纳岛拥立的总督被西班牙海军俘虏了，摩根船长部署了周密的营救任务，哈利在营救中遇到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危险……



基德船长的百宝箱

46

汤姆·克斯特曾经是一艘失事商船上惟一幸存的孤儿。他童年时受尽性格怪戾的养父的虐待。一天晚上汤姆在海滩上发现了海盗船长基德秘密埋藏的百宝箱。正是这只百宝箱，把基德船长送上了绞刑架，意外地解开了汤姆的身世之谜，改变了汤姆的命运。



“黑胡子”落网记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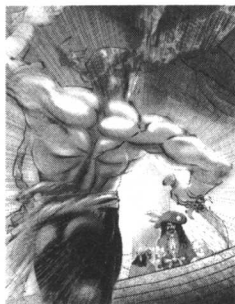
美国维吉尼亚州有个外号叫“黑胡子”的海盗头子，长相凶恶，横行霸道，触犯众怒。总督悬赏捉拿，派梅纳德上尉率舰队执行捉拿任务，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由此在海上打响。“黑胡子”傲慢轻敌，而梅纳德上尉却沉着冷静，最终把“黑胡子”击毙，全歼海盗。

刘易斯小镇上有个磨坊主名叫海勒姆。他为人憨厚木讷,然其弟弟利瓦伊聪明伶俐,深得父亲宠爱,获得父亲大部分的遗产,海勒姆心爱的姑娘马丁也被利瓦伊骗走。一天晚上,海勒姆发现行踪诡秘的弟弟竟然就是恶贯满盈的大海盗蓝肤,兄弟俩于是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117 冠冕堂皇的“库珀”船长

库珀船长是美国费城的有名商人,他驾驶着“伊莱扎·库珀”号大型帆船,从事近海贸易,始终保持着高贵的绅士风度。他的女儿和梅恩瓦宁上尉相恋。一天,梅恩瓦宁上尉接到命令去巴哈马群岛,镇压这一海域的海盗。他在这里与大海盗杰克·斯卡菲尔德船长斗智斗勇,最终梅恩瓦宁上尉占了上风,岂料这位作恶多端的大海盗竟然就是冠冕堂皇的库珀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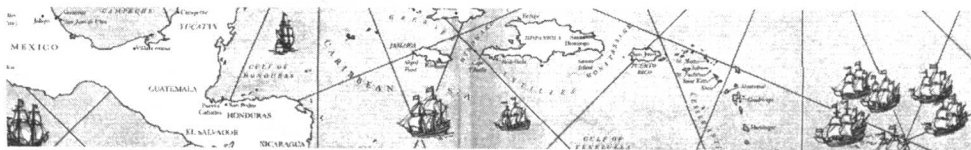


135 克什米尔红宝石

克什米尔皇后当年赴麦加朝圣途中被“好运号”海盗船俘获,皇冠上举世无双的克什米尔红宝石落入海盗手中。后来,“好运号”船长被其手下杀害,红宝石神秘失踪。一天晚上,牙买加岛上金斯敦城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命案。一位美国青年乔纳森,受神秘女士的委托,保管一只象牙球。之后他在一个小时内遭遇三次暗杀,险象环生。原来,这只象牙球内藏着那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



165 附录 西印度群岛的海盗们





 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



布兰德船长的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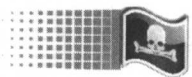
我们很难弄清为什么爷爷做错事孙子得丢脸，但是这个世界啊，在分辨要责备谁这件事上，是从来都不怎么讲究的，它总是喜欢把无辜的人摆到罪犯的位子上。

巴纳比·楚像普通男孩一样，是个善良、正直、听话的好小伙，但是人们可从来不允许他忘记自己的祖父是那个有名的大海盗威廉·布兰德船长。海盗布兰德曾经有过许多不可思议的冒险（如果有人肯相信那些关于他的不值钱的故事和歌谣），后来他在牙买加被自己的同伙、“冒险号”大帆船的船长约翰·马利欧谋杀了。

布兰德船长被委派执行剿灭南海海盗的任务前，他一直受人敬重，都说他是个正直、杰出的好船长，我从来没有见人否认过这一点。

那时布兰德船长开着一艘由纽约几个最有名的商人装备的大船“君主号”，出发去执行剿匪任务。地方长官批准了这次冒险，亲自为布兰德船长签发了委任状。所以，如果说这个不幸的男人走上了邪路，他一定是受到了极强的诱惑，其他人也没比他好到哪儿去，当遥远的海域向他们提供了那么多机会，啊！轻而易举就能弄到这么多钱财，面对诱惑，没有人比布兰德船长聪明到哪儿去。

的确，那些故事和歌谣让我们的船长变成了一个邪恶、



污秽而可怜的家伙。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啊，上帝知道他为此受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少代价。他死在了牙买加，自从登上“君主号”踏上那漫长的不幸之旅后，从此再没回过家，也从来没有再见过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把她们丢在纽约由陌生人照顾。

他在罗亚尔港时手头有两艘船：纽约为他装备的“君主号”和他在南海某地弄到手的“冒险号”单层甲板大帆船。从非洲海岸返回后，他在牙买加海域待了一个月，等待家乡的消息。消息终于来了，却是最糟糕的那种：殖民地官方对他怒发冲冠，要逮住这个海盗并处以绞刑，好洗去耻辱。所以我们的船长最好还是把他来路不正的财宝藏得远远的，等风头过后再找机会到纽约看看能不能救自己的性命，这可比带着抢来的财宝直接去美洲好，那样可能会有人财两失的危险。

无论事情本来应该如何发展，反正在我们的故事里，布兰德船长和他的炮手，还有“冒险号”船长马利欧和他的领航员，一起扛着一箱宝物上了岸（每个人都不肯信任另外三个人），把它埋在了罗亚尔港某处海滩上。后来他们因为未来的分赃问题吵了起来，结果马利欧船长射爆了布兰德船长的头，“冒险号”领航员以同样的方式射杀了“君主号”的炮手，然后两个谋杀犯离开了现场，把血泊中的两个可怜人丢在阳光刺目的白沙滩上。除了那两位杀害了自己同伴的人，没有人知道钱到底藏到了哪儿。

有个以这种方式死去的祖父，真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但是这不是巴纳比·楚的错，他对此也完全无能为力。要知道当他祖父变成海盗时，他还没生出来呢，祖父悲惨地被害时，他才只不过一岁大。但是他的同学们老叫他“海盗”，简直乐此不疲，有时候同学们会对着他唱那首有名的廉价歌谣，歌词是这样的：

“啊，我的名字是布兰德船长，航行啊，航行。啊，我的名字是布兰德船长，自由地航行。啊，我的名字是布兰德船长，我在海洋和陆地上做着犯法的事，因为我不遵从上帝正义的命令，自由地航行。”

对着如此不幸的人的孙子唱这首歌真是件可耻的事，发生激烈争执时，



Howard Dyle's Book of PIRATES

小巴纳比·楚经常会举起双拳和那些欺负他的人打架，所以有时他会鼻子滴着血回家，害得可怜的妈妈为他哭泣，伤心不已。

他的日子也并不全是被取笑、被折磨，虽然伙伴们确实是这么对待他的，但其他时候他们都是好朋友，会一起到乔治要塞上方的东河沙滩边游泳，那时候他们相亲相爱。伙伴们狠狠打过架后的第二天，他可能已经在保瑞路上和他们一起散步了，也许会帮朋友们去某个荷兰老农民那里偷樱桃，把自己祖父是个怎么样的小偷的事早就远远抛在了脑后。

巴纳比·楚长到十六七岁时，进入了继父罗杰·哈特莱特的账房工作，他的继父是个有名的印度商人。

这个好人不但为巴纳比在账房里找到了工作，还迅速提升了他，巴纳比二十一岁之前，就已经作为哈特莱特的“美女海伦号”船的押货员，去过四次西印度了，刚满二十一岁不久，他就第五次访问西印度。他可不仅仅是个下级的押货员，他还是哈特莱特先生的秘密代理人，哈特莱特先生自己没有孩子，于是非常热心地把巴纳比提升到了账房负责人的位置上。他视巴纳比为亲子，所以虽然巴纳比还这么年轻，但是就连船长操心的事也没有他操心得多。

哈特莱特先生在各地的代理商都了解善良的哈特莱特先生的兴趣所在，他们都对巴纳比非常亲切有礼。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提一下，牙买加金斯敦镇的安布罗斯·格林费尔德先生，他在巴纳比每次访问金斯敦时，都尽其所能殷勤接待，使他在镇子上住得舒舒服服。

故事开头关于我们主角的历史就讲到这里吧，没有这个背景知识，读者们很难理解他成年后不久就遇到的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的主旨，也无法理解事情结果的逻辑所在。

我现在要讲的是在巴纳比第五次出航西印度时的一次奇特的冒险经历。

当时他已经在金斯敦镇上住了将近四个礼拜，住在一个名叫圣安妮·玻乐丝的寡妇的房子里。这个寡妇为人正派，相当有名望，带着三个活泼可爱的女儿，照顾着市郊一所干干净净、设施齐备的公寓。



一天早上，巴纳比正在品尝咖啡，他身上只穿了宽松的棉质衬裤、衬衫，脚上穿着一双拖鞋，这是这个国家的着装习惯，人们坐下来喝咖啡时，都尽量让自己凉快一些。这时寡妇最小的女儿伊莱扎小姐走了过来，递给他一张便条，说这是刚才门口一个陌生人递过来的，那人没等回答就走了。当巴纳比打开便条，看到里面的内容时，他是多么惊讶：

“巴纳比·楚先生：

虽然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我要对你说：如果你能在下周五晚上八点到港湾大街上的普拉蒂小酒馆去，会有个人对你说：‘君主号入港了。’跟着他走，你就知道你会遇到什么大好事。先生，请保留这个便条，把它交给对你说这句话的人看，以便确认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这就是便条的内容，上面没有留任何地址，也没有任何署名。

巴纳比先生的第一反应就是极度吃惊。他想这可能是镇上某个诙谐的家伙想要和他开个漂亮的玩笑，他知道镇上可是颇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疯狂又爱恶作剧的家伙。但是当他问伊莱扎小姐送信人长什么样子时，伊莱扎只能告诉他送便条的是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脖子上围着条红围巾，鞋子上饰有黄铜带扣，外表看起来像个水手，背后拖着条长辫子。但是上帝啊，这样的描述对于一个繁忙的海港来说，算是什么呢？这里到处都是这个样子的人。于是巴纳比把这个便条放进了皮夹，决心晚上把它给自己的好朋友格林费尔德先生看，问问他有什么建议。到了晚上格林费尔德看了便条后，提出了和他相同的意见：某个风趣的人想愚弄他，这封信不过是个骗局。

5

虽然巴纳比已经肯定了便条上的消息不过是个骗局，但他还是暗下决心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按便条上的要求准时到普拉蒂小酒馆去。

普拉蒂小酒馆是个非常漂亮的酒馆，十分出名。它供应最好的烟草和最优质的朗姆酒，酒馆后面还有个花园，花园一直向下延伸到港口前面，里面种了许多棕榈树和蕨类植物，还有许多花。花园里摆了许多小桌子，有一些桌子设在小洞穴里，那种样式很像纽约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树叶中间挂着一些纸灯笼，有红的、有蓝的、有白的，色彩缤纷。到了晚上，先生和小姐们



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

可以坐在灯笼下喝加了糖和水的酸橙汁，有时喝点烈性饮料，也可以在凉爽的夜晚眺望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巴纳比比便条上约定的时间稍提前了一些到达小酒馆，他直接穿过酒馆和后面的花园，在花园地势较低靠近水边的那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坐在这个位置，如果有人走过来的话，是不容易发现他的。巴纳比点了一些掺水的朗姆酒和一斗烟，他沉着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看会不会有某个幽默的家伙来验收恶作剧的成果，欣赏他狼狈的样子。

这个地方令人心旷神怡，从陆地吹向海上的风相当大，头顶的棕榈树叶不停地沙沙作响，天空中悬着一轮满月，银盘高挂，月华朗照。海水轻轻地拍打着花园山坡底下的石岸，静夜中波声澄澈清冷，月亮与水波嬉戏，盈盈银光碎碎洒在港口与海水接壤处。有许多船只正停泊在港口，其中有一只黑黝黝的巨大军舰最为显眼。

巴纳比在这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一边抽着香烟喝着酒，一边盯着花园，但是他没有发现有什么与那张便条有关的人出现。

便条上约定的时间过了半小时后，一只小舟忽然出现在夜色中，它在花园边停了下来，有三四个男人上了岸。他们彼此一言不发，沉默地选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点了掺水的朗姆酒，静静地喝起酒来。这些人大概坐了有五分钟，不久巴纳比·楚注意到他们正好奇地观察着自己，然后一个明显是领头的人忽然对他大声说：

“嗨，伙计！过来和我们一起喝杯朗姆酒吧！”

“哦，不。”巴纳比非常谦恭地回答说，“我已经喝得够多了，再喝我就要醉了。”

“但是，”陌生人说，“我想你还是来和我们一起喝杯酒吧，如果我没有认错，你就是巴纳比·楚先生，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君主号’入港了。”

老实说，听到以这种方式说出来的这些话，巴纳比·楚无比吃惊。他曾经设想过会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听到这句接头暗号，但是当他听到这句话竟然是由一个黑夜中神秘登岸的陌生人以如此严肃的方式说出来时，他几乎



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心脏突然剧烈地狂跳起来。如果他年纪更大、更理智，我相信他一定已经拒绝了这场冒险，不会像现在这样盲目地跳进这场既看不见开头也看不到结局的游戏。但是他才只不过二十一岁，天性又喜欢冒险，对于任何不确定或危险的事几乎都想尝试一下，于是他装出十分轻松的语气说（只有上帝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如何勉强装得轻松自在的）：

“哦，如果是这样，如果‘君主号’确实进港了。啊，我来了，你肯请我喝酒，太好了。”于是他带着自己的香烟走到了他们的桌子旁，坐下来开始抽烟，脸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啊，巴纳比·楚先生，”巴纳比一坐定，刚才开口的那个人就对巴纳比说，他的声音很低，好像是担心别人会听到这些话。“啊，巴纳比·楚先生，我会直呼你的名字，因为我认识你，虽然你不认识我。我很高兴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虽然你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你还是来了。这说明你是个真正勇敢的男人，值得拥有今晚的这份财宝。不过，首先，在我们进行下一步行动前，请你一定先给我看看那张便条。”

“好。”巴纳比说，“我好好地保存着它呢，你看。”他不慌不忙地取出了自己的钱包，取出了一两天前收到的神秘便条，递给了对方。酒馆为了方便客人抽烟，在桌子上点了支蜡烛。那人拿到便条后，马上凑到蜡烛前，开始阅读便条。

借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巴纳比·楚打量了一下对方。那人个子又高又壮，脖子上系着条红围巾，鞋子上装饰着黄铜带扣。巴纳比·楚忍不住猜他到底是不是在自己住所门口把便条递给伊莱扎小姐的人。

“很好，这就是那个便条。”那个人匆忙看过便条后说，“既然我们都看过它了，出于安全考虑，我要烧了它。”

他把便条卷成捻子，放到了蜡烛的火焰上。

“现在，”他继续说，“我来告诉你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被派来问你，你是不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真正的男子汉，你愿不愿意跟我上船？你如果说愿意，我们就立即出发，不浪费一点时间，因为那



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

个魔鬼正在牙买加的岸上——虽然你不知道我指的是谁——如果他们赶在我们前面，啊，那我们要找的东西就毫无指望了。如果你说不，我就离开这里，我发誓再也不会麻烦你。所以现在坦诚地说吧，年轻人，告诉我你的意思，你是否愿意去冒险。”

如果说巴纳比确实犹豫了，他也没有犹豫多长时间。我不敢肯定他心中没有起过波澜，如果确实如此，那它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当他开口说话时，他让自己的语气尽可能表现得镇定：

“我肯定我是个勇敢的男子汉，我会跟你走的。”他说，“如果你们怀着害我的念头，我能照顾自己，如果我照顾不了自己，啊，这里有东西可以照顾我。”说着他掀起了上衣口袋盖，一支手枪柄露了出来，他今晚从住处出发时带了这支枪。

听到这些话，那个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来吧，”他说，“你是真正勇敢的男子汉，我欣赏你。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得上我对你更没恶意了，如果你要用那个家伙，那也不是用在我们这些朋友身上，而是用在比魔鬼还邪恶的人身上。来吧，我们出发吧。”

于是他和那些一直沉默不语的人站了起来，他付清了所有人的账单，众人一起走到了停在花园下的船前。

来到船前，巴纳比发现这是一只相当大的快艇，上面有十个黑人划桨，船尾挂着两盏灯笼和三四只铁铲。

刚才一直和巴纳比·楚交谈的人确实是船长，他立即上了船，巴纳比和其他人跟随其后。大家一坐定，船就立即起航了，黑人们飞快地划着船驶出港口，很快就和战舰有了一些距离。

离岸后大家一句话也不说，个个好像幽灵一样沉默。巴纳比·楚完全沉浸到自己的思绪中，现在他十分严肃地思考：他们其实经常诱骗人当水手，上当的人被他们带走后，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关于他的消息了。至于其他人，看来现在并不想说话，反正他们已经成功地引诱自己参加他们的行动了。

整船的人足足沉默了一个小时，在这个探险队首领的引导下，船穿过海



湾，好像在朝着哥布拉河口方向行驶。哥布拉河口确实是他们的目的地，不久巴纳比就看到了陆地，岸边长着很长一排椰子树（他很熟悉椰子树的外形），月色迷蒙中，他看见椰子树越来越近了。大伙接近河口时，潮水正从河口倾泻而出，船离河口尚有一段距离，黑人们用力划着桨，只听见海潮冲击着船只，发出哗哗的水声。他们就这样一路逆流向上，沿着陆地或者可以说是个长满了红树的小岛行驶。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没有人提到他们的目的地，或者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什么行动。

滚滚潮水在黑夜中大声喧哗着，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沼泽地的浓郁气息，天空中有数点星辰闪闪发亮。这一切都太奇特了，无声、神秘，巴纳比不由心想：这一切也许只不过是个梦。

划手们用力划着桨，小船缓缓地驶过了红树灌木丛，又进入了开阔的水域。

忽然探险队的头头儿大声尖叫起来，黑人们立即放下了桨。

这时巴纳比·楚看到有一艘船沿着河水向他们驶来，现在它正顺着强劲的潮水漂过来。于是巴纳比所乘船上的船长命令手下停止了划桨。

巴纳比远远瞥见那艘船上站满了人，其中一些人身负武装，即使在黑夜里，也能看到他们步枪或手枪筒上不时反射过来的闪亮的月光。虽然巴纳比的船已经停止了划桨，巴纳比·楚还是能在沉默中听到哗哗的桨声越来越响，打破了夜的沉寂，是另一艘船越来越近了。但是他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另一批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也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驶过来的船上的划手一刻也没有停止划桨，迅速驶近了巴纳比他们的船。一个坐在船尾的人命令划手们把船停下来，等划手们放下桨后他站了起来。巴纳比·楚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样子，明晃晃的月光落在他的身上——他又高又壮，满面通红，穿着一件缀着漂亮花边的红衣服。船中间放着一个中型旅行箱似的箱子，箱子上满是沙土。两艘船只交汇了，那个人还站着，他用手中一根金头的精致手杖指着那个箱子。“你在找这个吗？亚伯拉罕·道宁？”他说，一瞬间他的面容变得极度邪恶，巴纳比·楚一生中从来

